

新發現的古興藏木刻本《碧巖錄》考⁽¹⁾

徐時儀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上海 200234)

摘要：近年發現的古興藏木版刻本《碧巖錄》不僅各則的編次與張明遠刊本的編次不同，而且內容與蜀本相近而與福本及張本有同有異，似為介於蜀本和今傳通行本張明遠本間的民間傳抄本，在《碧巖錄》研究、中國禪宗史研究和近代漢語研究方面皆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關鍵詞：古興藏本；《碧巖錄》

《碧巖錄》是宋釋圓悟克勤（1063-1135）對雪竇重顯《頌古百則》所舉禪宗公案的垂示、著語和評唱，宣和七年（1125）至建炎二年（1128）期間由其門人弟子編集成書，也稱《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圓悟老人碧巖錄》、《圓悟碧巖錄》、《碧巖集》。

在中國的禪宗史上，文字禪始創于臨濟宗的汾陽善昭，雲門宗雪竇重顯繼之，而圓悟克勤的《碧巖錄》則集其大成，《碧巖錄》在宋代流傳甚廣，據《郡齋讀書後志》卷二載：“《碧巖集》十卷，右皇朝僧克勤解雪竇頌古名曰《碧巖集》。”又《文淵閣書目》卷十七載：“《碧巖集》一部十六冊。”惜後為圓悟的大弟子大慧宗杲在宋高宗七年到十年期間（1137-1140）燒毀，後來的100多年中僅在一些禪林中留傳有寫本或零本。今傳本為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張明遠據搜集到的寫本零冊、雪堂刊本及蜀本互校刊成的《宗門第一書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

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碧巖錄》現存有七種善本，分別為北京圖書館藏二種，其中一種為全本，一種為殘本，存兩卷；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一種；上海圖書館藏一種；南京圖書館藏一種；浙江圖書館藏一種；廣州圖書館藏一種。我們比勘了北京圖書館所藏明釋禧達刻本、上海圖書館所藏明嘉靖本、南京圖書館所藏明雲棲寺本等，各本形式上略有不同，內容上則沒有太大的差別，大致為同一系統。

值得重視的是近年發現有古興藏木版刻本一冊⁽²⁾，也是現存唯一與今傳本不相同的零冊。

一、古興本的版式

下圖為古興藏木版刻本的封面，左側上方為“碧巖錄卷第二”，由其編次“卷第二”可推知此冊似是第二冊。封面上“充滿”二字似為後人所寫⁽³⁾。



*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古白話詞彙研究” (13BYY107)、上海地方本科院校“十二五”內涵建設項目“東亞文獻與城市發展研究”、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項目“古白話詞彙研究” (13ZS084) 和 085 工程項目“宋代文獻整理與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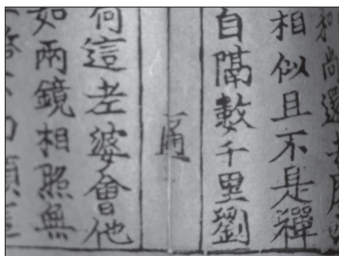
- (1) 拙文 2012 年 10 月 14 日在韓國召開的“佛教文獻研究與第 6 屆佛經語言學”國際學術大會上宣讀。
- (2) 承收藏者 2011 年惠贈全部書影，2012 年 3 月又承收藏者惠邀，有幸目睹考觀此本原物，謹此致謝。又，因為是首次發現的孤本，收藏者為方便起見以古興藏本的名稱代表收藏地。收藏者囑以古興本稱此本，謹尊重收藏者的意願，本文暫不涉及此本現在的收藏地。
- (3) “充滿”有“佈滿，填滿”義，海印寺藏《再雕高麗藏》雕板處的匾額上題“八萬大藏經”，對聯為“佛身充滿”，“法歷難忘”。拙文在“佛教文獻研究與第 6 屆佛經語言學”國際學術大會上討論時，法鼓佛教學院惠敏法師認為可能是學僧的法名。弘益大學陳明華老師等認為此書可能是大慧宗杲殿板前在寺院中流傳的讀本，類似於教材，“充滿”一詞可能是學僧聽講時所記。

此刻本版心內向黑魚尾（上魚尾），題“碧巖第二”，內題“佛果圓悟禪

師評唱雪竇頌古碧巖錄卷第二”，末題“佛果圓悟禪師評唱雪竇頌古碧巖卷第二”。

版心下側有“日”、“真”、“通”等字。如：

欄目：無界，11行22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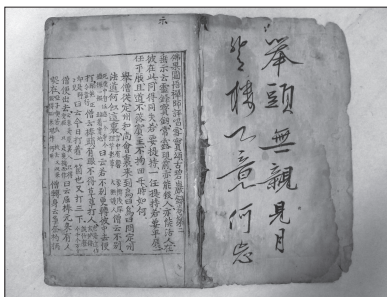


紙質：桑紙，58張，116頁。

版式：左右雙邊，半廓，13.6cm * 19.4cm。

大小：橫18.2cm，豎26.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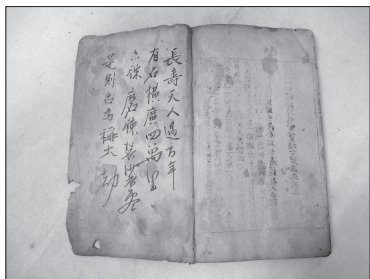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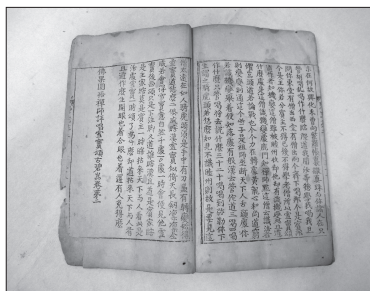
卷首扉頁題有：“舉頭無親見月，登樓心意何忘”⁽⁴⁾。卷末扉頁題有：“長壽天人過萬年，有石橫廣四萬里，六銖磨鍊袈裟零，是則名為稱大劫。”⁽⁵⁾
(4)“心意”或為“天意”、“之意”，曾良先生認為也可能為“乙竟”，即“一竟”，“乙”



是“一”的俗寫。

(5)此或與佛經所載顯一劫之時量以天衣拂磐石的拂石劫有關。拙文在“佛教文獻研究與第6屆佛經語言學”國際學術大會上討論時，法鼓佛教學院惠敏法師指出卷末扉頁所題與古興本第一則（張本第七十五則）所載“又去至五百年，又來如此拂，拂盡此石，乃為一劫”有關，可能是學僧所記當時講課法師所說，也可能是學僧據此

則語意所寫。



二、古興本的編次

此本僅存第2卷，雖分為20則，但第11則、第15則和第18則又各附有一則，實際共有23則。卷首第1則為“垂示云：靈鋒寶劍，常露現前”，考張明遠刊本載第8卷第75則，且各則的編次皆與張明遠刊本的編次不同⁽⁶⁾。具體如下：

- 第1則：[垂示云：靈鋒寶劍，常露現前]，張本第75則
- 第2則：[垂示云：單提獨弄，帶水拖泥]，張本第42則
- 第3則：[垂示云：細如米末，冷似冰霜]，張本第76則
- 第4則：[垂示云：攙旗奪鼓，千聖莫窮]，張本第81則
- 第5則：[垂示云：高高峰頂立，超塵絕俗]，張本第24則
- 第6則：[垂示云：佛祖大機，全歸掌握]，張本第11則
- 第7則：[垂示云：要道便道，舉世無雙]，張本第45則
- 第8則：[舉，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張本第30則

- 第 9 則：[垂示云：明鏡當台，妍醜自辨]，張本 第 9 則
第 10 則：[垂示云：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黑]，張本 第 2 則
第 11 則：[垂示云：未透得已前，一似銀山鐵壁]，張本 第 57 則
附有張本第 58 則全文
第 12 則：[垂示云：該天括地，越聖超凡]，張本 第 59 則
第 13 則 [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張本 第 80 則
第 14 則：[舉，趙州示眾三轉語]，張本 第 96 則
第 15 則 [舉，僧問趙州：久向趙州石橋]，張本 第 52 則
附有張本第 36 則全文
第 16 則：[垂示云：通身是眼見不到]，張本 第 89 則
第 17 則：[垂示云：一塵舉，大地收]，張本 第 19 則
第 18 則：[垂示云：穩密全真，當頭取證]，張本 第 55 則
附有張本第 34 則全文
第 19 則：[垂示云：掀天關翻地軸，擒虎兇辨龍蛇]，張本 第 68 則
第 20 則：[垂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張本 第 10 則

(6)本文所據張本為大智實統《碧巖錄》，日本禪文化研究所刊行《基本典籍叢刊》，1991年版；入矢義高、溝口雄三、末木文美士、伊藤文生等《碧巖錄譯注》，巖波書店，1997年版。

三、古興本的傳承

1、古興本與張本的異同

《碧巖錄》各則在張本系按“垂示云”、“本則”、“本則評唱”、“頌”、“頌評唱”的順序排列，一夜本中則按“示眾”、“本則”、“頌”、“本則評唱”、“頌評唱”的順序排列⁽⁷⁾，古興本與張本系相同。

古興本與今傳張明遠刊本頗多不同⁽⁸⁾。張明遠刊本為10卷5冊，每卷10則，有編號，而此本似為5卷5冊，每卷約20則，無編號。

據我們考勘，此本不僅各則的編次與張明遠刊本的編次不同，而且內容與張明遠刊本也多有不同。

首先，此本有張本所無的內容。如：

張本第八十九則：“且道手眼在什麼處？且道雪竇末後為什麼更著個‘咄’字，參！”古興本第十六則作：“且手眼在什麼處？臨際入門便喝且手

眼在什麼處？且道雪竇為什麼末後更著個‘咄’字，參！”

古興本中“臨際入門便喝且手眼在什麼處”，張本無。又如：

張本第十九則：“祖師觀此土有大乘根器。”古興本第十七則作：“祖師觀此土眾生有大乘根器。”

古興本中“眾生”，張本無。

其次，此本與張本同一內容的記載有異有同。如：

張本第七十五則：“任是滄溟，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古興本第一則“溟”作“海”，無“白浪滔天”。

張本第五十九則：“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無爾啖啄處，此四句頌趙州答話大似龍馳虎驟水灑不著。古興本第十二則無“鬼號神泣”，“無爾啖啄處，此四句頌趙州答話大似龍馳虎驟水灑不著”作“無你啖啄處，此三句頌趙州答話大似龍馳虎驟”。

張本第三十則：“你若取他為極則。”古興本第八則作：“天下衲僧取他為極則。”張本中“你若”，古興本作“天下衲僧”。

又如張本第十一則：

又道：“大中天子曾經觸，三度親遭弄爪牙。黃檗豈是如今惡腳手，從來如此。”大中天子者，《續咸通傳》中載，唐憲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年十三，少而敏黠，常愛趺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大中乃戲登龍床，作揖群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乃吾宗英胄也。”穆宗于長慶四年晏駕，有三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二年，內臣謀易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繼位，常喚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

古興本第六則：

雪竇道：“大中天子曾經觸，三度親遭弄爪牙。黃檗不是如今惡腳手，從來如此。”大中天子者，《通明傳》中載，唐憲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二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年十三，少亦敏默，愛加趺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大中乃戲登龍床坐，作揖群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乃吾宗英胄也。”穆宗於寶曆二年晏駕，有三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二年，群臣謀易之。武宗繼位，只喚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蘇。

古興本中“豈”作“不”，“續咸通傳”誤作“通明傳”，“一曰宣宗”作

“二日宣宗”，“少而敏黠”作“少亦敏默”，“常”無，“大中乃戲登龍床”為“大中乃戲登龍床坐”，“長慶四年”誤作“寶曆二年”，“內”作“群”，“文宗繼位一十四年”無，“常”作“只”。

又張本第十九則：

長慶道：“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道：“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伊，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撫掌，見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為什麼承當處莽鹵？若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什麼處？”

古興本第十七則：

長慶聞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云：“俱胝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看他作什麼伎倆。”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

古興本無張本所載“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且道曹山意在什麼處？”張本無古興本所載“俱胝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和“看他作什麼伎倆”。

又張本第十則：

興化道：“我見你諸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卻撲下來，氣息一點也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

古興本第二十則：

興化道：“我聞前廊也喝，後廊也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卻撲落下來，氣息一點也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

張本中的“我見你諸人”，古興本為“我聞”；“東廊下”、“西廊下”，古興本為“前廊”、“後廊”；“且莫胡喝亂喝”，古興本無；“撲”，古興本作“撲落”。

其三，此本與張本的用詞不同。如：

張本第七十五則：“一期勘辨。”古興本第一則“勘”作“堪”。

張本第七十五則：“這漢是個肘下有符底漢。”古興本第一則“肘”作“臂”。

張本第七十五則：“喚蛇即易，要遣時即難。”古興本第一則“即”作

“卻”。

張本第七十五則：“所以道‘互換之機’教人且仔細看。”古興本第一則“教”作“交”。

張本第四十二則：“猶為轉句。”古興本第二則“轉句”作“物轉”。

張本第七十六則：“言猶在耳。”古興本第三則“猶”作“由”。

張本第四十五則：“疾焰過風。”古興本第七則“風”作“鋒”。

張本第四十五則：“拽卻漫天網。”古興本第七則“漫”作“瞞”。

張本第四十五則：“上載者，與爾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種種方便。”古興本第七則“上”作“裝”，“爾”作“你”。

張本第三十則：“他家自有通霄路。”古興本第八則“通”作“青”。

張本第九則：“明鏡當台。”古興本第九則“當”作“臨”。

張本第九則：“如今禪和子。”古興本第九則作：“和尚子。”

張本第九則：“未明心地。”古興本第九則“心地”作“本心”。

張本第九則：“若不是趙州，也難抵對他。”古興本第九則“抵對”作“抵擬”。

張本第九則：“便道只是狂言。”古興本第九則“言”作“見”。

張本第九則：“爍迦羅眼絕纖埃。”古興本第九則“絕纖埃”作“應時開”。

張本第二則：“如今人不會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古興本第十則“嚼”作“嚙”。

張本第二則：“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古興本第十則“如何是道中人”作“學人不會”。

張本第二則：“喜識盡時消息盡。”古興本第十則“息”作“不”。

張本第五十七則：“田庫奴，乃福唐人鄉語罵人，似無意智相似。”古興本第十一則“乃福唐人鄉語罵人”作“乃福建路罵人”。

張本第五十七則：“豈不是猛風鐵柱。”古興本第十一則“猛風”作“螻蟻撼於”。

張本第五十九則：“趙州隨聲拈起便答，不須計較。”古興本第十二則“須”作“消”。

張本第五十九則：“雪竇一時脫體畫卻趙州。”古興本第十二則“畫”作“盡”。

張本第八十則：“到第八識，亦謂之阿賴那識。”古興本第十三則“賴”作“梨”。

張本第八十則：“逆情順境。”古興本第十三則“逆”作“違”。

張本第八十則：“雖然如此，爭奈一點也瞞他不得。”古興本第十三則“瞞”作“謾”。

張本第八十則：“入聖超凡不作聲。”古興本第十三則“入”作“得”。

張本第八十則：“大地那能留一名。”古興本第十三則“那能”作“何曾”。

張本第九十六則：“真佛屋裏坐。”古興本第十四則“屋”作“內”。

張本第九十六則：“賴值末後依前悟他當時立雪。”古興本第十四則“當”作“常”。

張本第九十六則：“足恭諂詐之人皆效之。”古興本第十四則“恭”作“供”。

張本第九十六則：“燎卻眉毛。”古興本第十四則“燎”作“燒”。

張本第五十二則：“這公案好好看來，只是尋常鬥機鋒相似。”古興本第十五則“是尋”作“似平”。

張本第三十六則：“裙子褊衫個也無，袈裟形相些些有。”古興本第十五則附此則中“形相”作“影像”。

張本第八十九則：“何不用本分草料。”古興本第十六則“用”作“與”。

張本第八十九則：“何勞更問。”古興本第十六則“勞”作“堪”。

張本第八十九則：“直是猶較十萬里”和“拈來猶較十萬里”，古興本第十六則“猶”作“由”。

張本第八十九則：“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古興本第十六則“母”作“補”。

張本第十九則：“大地收。”古興本第十七則“大”作“天”。

張本第十九則：“尼便行。”古興本第十七則作：“尼去後。”

張本第十九則：“果是次日。”古興本第十七則作：“果旬日。”

張本第十九則：“且道見個什麼道理？”古興本第十七則作：“且道他是什麼道理？”

張本第五十五則：“源到石霜舉似前話。”古興本第十八則“到”作“至”。

張本第五十五則：“漸源後到石霜。”古興本第十八則“到”作“至”。

張本第五十五則：“密遣漸源出去。”古興本第十八則“出”作“令”。

張本第五十五則：“爭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古興本第十八則“爭”作“將”。

張本第五十五則：“喚作打背翻筋斗。”古興本第十八則作“喚作打翻筋斗”。

張本第五十五則：“作麼生得平穩去。”古興本第十八則作“作麼生得平穩處”。

張本第五十五則：“若腳踏實地，不隔一絲毫。”古興本第十八則“絲毫”作“條線”。

張本第五十五則：“源猶自不惺惺”。古興本第十八則“猶”作“由”。

張本第六十八則“名實相奪”，古興本第十九則作“各自相奪”。

張本第六十八則“具眼者始定當看”，古興本第十九則作“具眼者試定當看”。

張本第六十八則：“這彌猴各各佩一面古鏡。”古興本第十九則“佩”作“背”。

張本第六十八則：“若順常情，則歇人不得。”古興本第十九則“歇”作“敵”。

張本第六十八則：“為什麼卻動悲風。”古興本第十九則“動”作“起”。

張本第十則：“若向下轉去。”古興本第二十則“向”作“直”。

張本第十則：“是則未是。”古興本第二十則作“是則不是”。

張本第十則：“見成公案。”古興本第二十則作“現成公案”。

張本第十則：“既得個入頭處。”古興本第二十則“既”作“若”。

張本第十則：“被這老漢穿卻鼻孔來也”，古興本第二十則作“這老漢穿你鼻孔來也”。

張本第十則：“被這老漢便據款結案”，古興本第二十則作“這老漢便據款結案”。

張本第十則：“巖頭道：‘若論戰也，個個立在轉處。’”古興本第二十則“立”作“力”。

其四，此本與張本同一內容的記載有歧義。如：

張本第二十四則：“這老婆不守本分。”古興本第五則：“這老婆且守本分。”

張本第六十八則：“此語不墮常情。”古興本第十九則作“此語墮在常情”。

(7)一夜本傳說是道元在宋朝回日本後一夜之間有如神助寫成的本子，但這只不過是個傳說。從一夜本和福本較接近這一點上來看，當時道元很有可能把福本從中國帶到

了日本，並且在福本的基礎上據己意加工而寫成了一夜本。詳參李豐園《〈碧巖錄〉研究》，上海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2004年度碩士學位論文。又，福本指福州刊本，日本東福寺僧人岐陽方秀(1361-1424)所著《碧巖錄鈔》(通稱《不二鈔》)中始提及此本。

- (8)張本系的一個顯著的特點為卷一開始有四個序，卷十末有五個跋，卷一末有“夾山無礙禪師降魔表”，由於古興本現僅存第二卷的零冊，尚無法判斷是否具備張本系的這個特點。

2、古興本與蜀本、福本的異同

蜀本和福本今皆不傳，所幸岐陽方秀《不二鈔》和大智實統《種電鈔》的校注中尚存有一些佚文。據我們比勘，古興本與蜀本相同處甚多。如：

張本第七十六則：“這僧便眼眨眨地無語。”古興本第三則：“這僧便眼瞎瞎地無語。”瞎瞎，同蜀本。

張本第七十六則：“到這裏，只論當機事，家裏有出身之路。”古興本第三則：“到這裏，只論當機事，句中有出身之路。”句中，同蜀本。

張本第二十四則：“雪竇頌意最好，是曾騎鐵馬入重城。”古興本第五則無“是曾騎鐵馬入重城”，蜀本亦無。

張本第十一則：“踏破草鞋，掀天搖地。”古興本第六則無“掀天搖地”，蜀本亦無。

張本第十一則：“老僧不會，一口吞盡，也是雲居羅漢。⁽⁹⁾”古興本第六則無“也是雲居羅漢”，蜀本亦無。

張本第十一則：“丈云：‘馬大師已遷化去也。’你道黃檗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古興本第六則無“你道黃檗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蜀本亦無。

張本第十一則：“謂之定龍蛇眼，擒虎兇機。”古興本第六則無“眼，擒虎兇機”，蜀本亦無。

張本第二則：“算來也只是頭上安頭。”古興本第十則無“安頭”，蜀本亦無。

張本第五十二則：“趙州有石橋，蓋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古興本第十五則無，蜀本亦無。

張本第五十二則：“李膺造。”古興本第十五則作“李春造”，蜀本同。

又據我們比勘，此本與福本往往不同。如：

張本第十一則：“老僧不會，一口吞盡。”古興本第六則同，福本無“一口吞盡”。

張本第二則：“竇頭上太孤峻生，末後也漏逗不少。”古興本第十則同，福本“漏逗”作“料掉”。

此本也有與蜀本、福本皆同而與張本不同的。如：

張本第九十六則：“祖述風規。”古興本第十四則“祖”作“禮”，蜀本、福本皆同。

張本第八十九則：“展翅鵬騰六合雲。”古興本第十六則“鵬騰”作“崩騰”，蜀本、福本皆同。

綜上所述，可見古興本多與《不二抄》和《種電鈔》的校注所提到的蜀本相近而與福本及張本有同有異。

(9)福本無“一口吞盡”。

四、古興本為民間抄本

根據卷首和卷末扉頁的題詞似可推測古興本為民間抄本，又據我們比勘此本與張本的異同，也可推測此本為民間抄本。

首先，此本抄寫時多有刪略。刪略單個詞的如：

張本第七十五則：“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古興本第一則：“汝要，山僧回與汝。”

張本第七十五則：“知他阿誰是君，阿誰是臣。”古興本第一則：“知他阿誰君，阿誰臣。”

張本第七十五則：“凡五百年乃有天人下來。”古興本第一則：“凡百年乃有天人下來。”

刪略整句的如：

張本第七十五則：“竇主互換，縱奪臨時。”古興本第一則無“縱奪臨時”。

張本第七十五則：“又去至五百年，又來如此拂，拂盡此石，乃為一劫，謂之輕衣拂石劫。”古興本第一則無“謂之輕衣拂石劫”。

張本第八十一則：“擎頭帶角出來。”古興本第四則無“擎頭帶角”。

張本第八十一則：“弄泥團漢”，古興本第四則無。

張本第十一則：“還有知落處麼？試舉看。”古興本第六則無。

張本第三十則：“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古興本第八則無。

張本第五十七則：“是故當軒布鼓。”古興本第十一則無。

張本第八十則：“曹山問僧：‘菩薩定中，聞香象渡河歷歷地，出什麼經？’僧云：‘《涅槃經》。’山云：‘定前聞定後聞？’”古興本第十三則無“出什麼經？”僧云：‘《涅槃經》。’山云：‘定前聞定後聞’。”

張本第十九則：“打疊行腳。”古興本第十七則無。

刪略整段的如張本第十一則：

師亦無喜色，云：“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只揖等閒人。”槩住後，機鋒峭峻。臨濟在會下，睦州為首座，問云：“上座在此多時，何不去問話？”濟云：“教某甲問什麼話即得？”座云：“何不去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濟便去問，三度被打出。濟辭座曰：“蒙首座令三番去問，被打出，恐因緣不在這裏，暫且下山。”座云：“子若去，須辭和尚去方可。”首座預去白槩云：“問話上座，甚不可得，和尚何不穿鑿教成一株樹去，與後人為陰涼。”槩云：“吾已知！濟來辭。槩云：“汝不得向別處去，直向高安灘頭，見大愚去。”濟到大愚，遂舉前話，不知某甲過在什麼處。愚云：“槩與麼老婆心切，為你徹困，更說什麼有過無過？”濟忽然大悟云：“黃槩佛法無多子。”大愚擱住云：“你適來又道有過，而今卻道佛法無多子！”濟於大愚脅下壓三拳。愚拓開云：“汝師黃槩，非干我事。”

古興本第六則所載此段無“師亦無喜色”後的內容，似漏抄。

其次，此本抄寫時往往變動詞序和根據韻律變單音詞為雙音詞或變雙音詞為單音詞。變動詞序的如：

張本第八十則：“如密水流”，古興本第十三則作“如密流水”。

張本第九十六則：“拄杖子未免在別人手裏。”古興本第十四則作“未免拄杖子在別人手裏”。

變單音詞為雙音詞的如：

張本第七十六則：“當時好掀倒禪床。”古興本第三則：“當時好與掀倒禪床。”

張本第四十五則：“一時與他打疊。”古興本第七則：“一時付與他打疊。”

張本第七十五則：“向內立地。”古興本第一則：“向裏內立地。”

例中改“好”為“好與”，改“與”為“付與”，改“內”為“裏內”。

變雙音詞為單音詞的如：

張本第十九則：“天勢稍晚。”古興本第十七則作：“日稍晚。”

張本第十九則：“來日有肉身菩薩。”古興本第十七則“肉身”作“大”。例中改“天勢”為“日”，改“肉身”為“大”。

其三，此本抄寫時往往省略詞義較虛的詞或語氣詞。如：

張本第十則：“且道作麼生看？”古興本第二十則作“且道作麼生。”

張本第七十六則：“總在這裡許。”古興本第三則作“總在這裡。”

張本第十則：“這掠虛頭漢。”古興本第二十則作“這掠虛漢。”

張本第十則：“莫是竇主一時瞎麼。”古興本第二十則作“莫是竇主一時瞎。”

張本第十則：“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頌了也。”古興本第二十則作：“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頌了。”

其四，此本抄寫時多用俗寫字。如：

張本第七十五則：“靈鋒寶劍。”古興本第一則“劍”作“劔”⁽¹⁰⁾。

張本第四十二則：“且道古人還有誦訛處麼？”古興本第二則“誦”作“誚”。

張本第五十五則：“坐斷誦訛。”古興本第十八則“誦”作“誚”。

又如“煞”作“噉、噉”，“他”作“佗”、“碗”作“塊”、“飯”作“飴”、“以”作“已”、“著”作“着”、“爾”作“尔”、“輩”作“輩”、“歸”作“攸”、“體”作“躰”、“蛇”作“虵”等。再如“搬柴”作“般柴”、“闍黎”作“闍梨”、“伶俐”作“靈利”等。

其五，此本抄寫時多有訛誤。如：

張本第七十六則：“雖然是倚勢欺人，也是據款結案。”古興本第三則“欺”訛作“藥”，“也”訛作“出”。

張本第五十七則：“田厰奴。”古興本第十一則“厰”訛作“庫”。

張本第九則：“這個是上才語句，那個是就身處打出語。”古興本第九則：“這個是公才語，那個是就處打出語。”“處”似應為“身處”。

張本第八十則：“若有心則有限齊。”古興本第十三則“限”誤作“眼”。

張本第八十則：“事事通兮物物明。”古興本第十三則“物物”作“事事”。

張本第九十六則：“木佛不渡火，燒卻了也。”古興本第十四則“燒”作“爛”。

張本第八十九則：“如今下注腳，立格則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罷參會。”古興本第十六則“注腳”作“江卻”。

張本第三十四則：“寒不聞寒，熱不聞熱，都廬是個大解脫門。”古興本第十八則附此則中“聞”作“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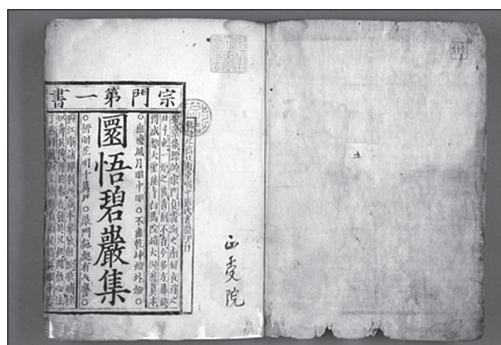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本第十一則附有張本第五十八則，第十五則附有張本第三十六則，第十八則附有張本第三十四則，似可推測此本為某一佛學信徒所抄，抄時據己意調整了各則的順序，而有數則後又併入其他則的內容。

五、結語

據無黨後序稱：“圓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後住夾山、道林，復為學徒叩之。凡三提宗綱，語雖不同，其旨一也。門人掇而錄之，既二十年矣。師未嘗過而問焉。流傳四方，或致踳駁。”又據末木氏《關於〈碧巖錄〉諸本研究》一文稱福本所據底本為“成都府大聖慈寺白馬院三聖堂趙大師印本”，而張本的扉頁上也寫有“今多方尋訪，得成都大聖慈寺白馬院趙大師房真本”，且張本卷五末的刊語中有“今得蜀本”，希陵的後序中也有張明遠得到蜀本的記載，可證張本也是以趙大師本作為底本，張明遠所得蜀本就是張本扉頁上所說的“成都大聖慈寺白馬院趙大師房真本”⁽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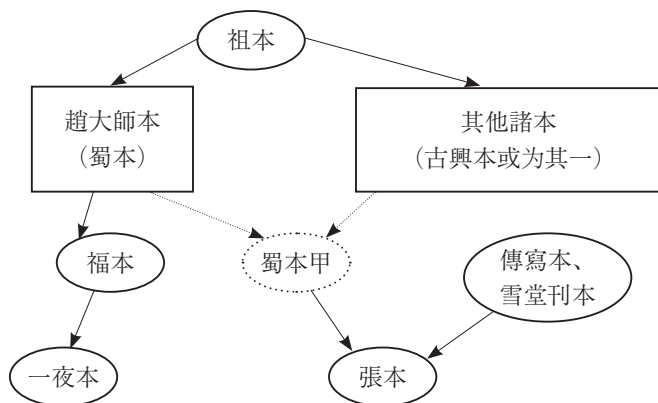
(10)《集韻》：“劔、劍，居欠切。《說文》：‘人所帶兵也。’或從刀，俗作劔。”

(11)末木文美士《關於〈碧巖錄〉諸本研究》，《禪文化研究所紀要》18，1992年。



《碧巖錄》雖曾被大慧宗杲毀版，但寺廟和民間尚存一些抄本和零卷。據我們比勘，古興本異文多與蜀本相同而與福本不同，似早於今傳張明遠刊本，可能是大慧宗杲毀版後幸存的雪堂刊本或是蜀本的傳抄本，傳抄者又據己意在編排上作有增補調整。如第十一則附有張本第五十八則，第十八則下補錄了第三十四則，第十五則下補錄了第三十六則。

雪堂刊本和蜀本今皆失傳，所幸《不二抄》和《種電鈔》的校注尚存蜀本和福本的佚文可證古興本多與蜀本相近，而大慧宗杲禪師焚毀《碧巖錄》後，其倡導的看話禪成為禪宗的正統，懾於大慧宗杲禪師的威望，一直無人敢重刊《碧巖錄》。據海粟老人馮子振的跋文，張明遠擬重刊《碧巖錄》時，他的兩個兒子患了心病，相傳這是大慧宗杲禪師與社鬼盟誓以此來懲罰張明遠，且檢歷代書志皆無《碧巖錄》有早於明代重刊的記載，由此可知大慧宗杲禪師焚毀《碧巖錄》後至張明遠重刊《碧巖錄》這段時期中不可能有其他的《碧巖錄》重刊本。因而我們推測在《碧巖錄》流傳的初期，有趙大師本（或者說蜀本）和其他諸多傳本，福本等其他本子都以其為底本刊行，而趙大師本和其他諸多傳本在傳抄中難免會有所改動，甚至有不少傳抄中的魯魚亥豕，古興本很可能就是介於祖本和今傳通行本張明遠本間有所改動的民間傳抄本。



值得指出的是，古興本與今傳通行本張明遠本的一些異文皆有依據。如

張本第九則：“這個是上才語句。”古興本第九則：“這個是公才語。”《傳燈錄》卷19《雲門章》和《雲門廣錄》亦作“公才語”。又如張本第十九則：“指示迷途。”古興本第十七則“途”作“徒”，《傳燈錄》卷19《雲門章》和《雲門廣錄》亦作“徒”。¹²⁾由此可知，古興本雖很可能是民間傳抄本，但所據底本則與祖本一脈相承。

古興本所存今傳張本所無的內容反映了圓悟克勤《碧巖錄》的早期原貌，而古興本所存大量與張本不同的異文則反映了宋代社會和語言的實況。

如張本第二十四則：“這老婆不守本分。”古興本第五則作“這老婆且守本分。”又張本第六十八則：“此語不墮常情。”古興本第十九則作“此語墮在常情”。古興本和張本的異文涉及對禪語的理解。

又如張本第五十七則：“田厰奴，乃福唐人鄉語罵人，似無意智相似。”“乃福唐人鄉語罵人”，據古興本第十一則所載為“乃福建路罵人”。¹³⁾福唐是唐代建制，宋代沿用，古興本和張本的異文涉及當時的行政建制。

再如張本第九十六則：“燎卻眉毛。”“燎”，古興本第十四則作“燒”。張本第十則：“見成公案。”見成，古興本第二十則作“現成”。張本第十則：“卻撲下來。”撲，古興本第二十則作“撲落”。張本第二則：“末後也漏逗不少。”“漏逗”，古興本第十則和蜀本同，福本作“料掉”。張本第九則：“若不是趙州，也難抵對他。”“抵對”，古興本第九則作“抵擬”。張本第三十六則：“袈裟形相些些有。”“形相”，古興本第十五則附此則中作“影像”。從“燎、燒”、“見成、現成”、“撲、撲落”、“漏逗、料掉”、“抵對、抵擬”和“形相、影像”等用詞的不同可探討宋明語言的演變。

禪宗不立文字，然不立文字還是要立文字，不可言說畢竟又要言說，不可表達卻還要表達。¹⁴⁾隨著禪宗的迅速發展，禪宗從“內證禪”走向“文字禪”。《碧巖錄》作為宋代文字禪的代表作之一，不僅人稱“宗門第一書”，而且也是研究禪宗發展尤其是研究文字禪必不可少的一部重要文獻。此書傳至朝鮮和日本後，對朝鮮和日本也產生很大影響，而近年發現的古興本作為迄今唯一尚存的與張本編次和內容不同的民間傳本，在《碧巖錄》研究、禪宗史研究、近代漢語研究和中外交通史研究等方面也無疑皆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¹⁵⁾。

(12)《傳燈錄》卷19《雲門章》和《雲門廣錄》中用例承衣川賢次先生告知，謹此致謝。衣川賢次先生認為古興本的這些異文都有根據，不像民間的粗劣坊刻本。

(13)唐代福州地區有福唐縣，福唐縣是從長樂縣中分出而設。考《元和郡縣誌》卷

新發現的古興藏木刻本《碧巖錄》考(1) (徐 時儀)

三十：“福州（長樂中都督府）……管縣九：閩、侯官、長樂、福唐、連江、長溪、尤溪、古田、永泰。”“福唐縣，聖曆二年析長樂縣東南界置萬安縣，天寶元年改為福唐。”

(14)參拙文《“不離文字”與“不立文字”—談言和意》（《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和《密禪二宗語言觀探論》（《中華文化論壇》2000年第1期）。

(15)參拙文《略論中國語文學與語言學的傳承和發展》，《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